

# 论马克思真理的现实性

许斗斗

---

**【内容提要】**真理如何展现出现实的力量，这是真理的现实性问题。马克思把现实性看作在现存基础上具有本质性与合理性的存在，把真理看作是正确认识基础上客观化和对象化的过程。真理的现实性就具有改变现存状态的革命力量。因此，人的现实性就是把具有真理性的社会关系本质地展现出来，使人的当下现存与人的本质发展相统一；共产主义运动的现实性是把消灭资本主义异化的现存状态、生产力高度发达和人的彻底解放的真理充分展现在实践中，彻底地改变现存状态并使之趋向于共产主义现实。在对真理的理解上，海德格尔既肯定又误解了马克思现实性中所具有的革命性和批判性。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将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深入展开而显示出强大的真理力量。

**【关键词】**马克思 真理性 现实性 共产主义 海德格尔

**作者简介：**许斗斗（1964-），华侨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福建厦门 361021）。

---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只要我们善于聆听时代声音，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二十一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一定能够展现出更强大、更有说服力的真理力量！”<sup>①</sup>这说明，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深入展开，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必将展现出更加强大、更有说服力的“真理力量”，这个“真理力量”就体现在伟大实践中，理论的真理性在本质上是具有改变世界的现实力量。于是，从哲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立场梳理、探究并阐明真理性与现实性关系应该成为当下学术界关注的重要问题。

## 一、问题：黑格尔的思想与现实

真理与现实性的关系问题是哲学的一个重要问题，黑格尔在《小逻辑》中就曾指出：“现实与思想（或确切点说理念）常常很可笑地被认作彼此对立。我们时常听见人说，对于某种思想的真理性和正确性诚然无可反对，但在现实里却找不着，或者再也无法在现实里得到实现。”<sup>②</sup>由此可见，在哲学史上，真理与现实的关系问题一直是人们普遍关注的哲学问题，其核心要义在于：思想的真理性是如何在现实中得到实现，现实之中又该如何展示真理。但是，在黑格尔看来，现实和思想并非彼此对立，而是不可分割的。针对上述观点，黑格尔继续指出：“说这样话的人，只表明他们既

---

①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6-27页。

② [德]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295页。

不了解思想的性质，也没有适当地了解现实的性质。”<sup>①</sup>为此，黑格尔将目光转向了对“现实”的探讨，以此消除现实与思想的分离。

在黑格尔看来，思想不是纯粹的主观观念、计划和意向等概念，现实也不能等同于外在的感性存在。思想（与理念一样）是具有现实性的，黑格尔在《小逻辑》中说：“思想的真正客观性应该是：思想不仅是我们的思想，同时又是事物自身（an sich），或对象性的东西的本质。”<sup>②</sup>这就是说，思想的实质在于事物自身和对象性的本质。于是，思想的真理性和正确性就不是一个观念与事物相符合或一致的问题，而是一个在现实中去实现真理的问题。至于“现实”，黑格尔指出：“现实是本质与实存或内与外所直接形成的统一。”在具体的阐述中，他认为，“任何不合理的事物，即因其不合理，便不得认作现实”<sup>③</sup>。即现实就是具有合理性的事物。这种“合理”显然已不是合乎逻辑意义上的含义，而是具有社会实际效益的内涵，因为黑格尔认为，“对于那没有作出真正显示才智的贡献和扎实的业绩的诗人或政治家，人们大都拒绝承认他是真实的诗人或真实的政治家”<sup>④</sup>。可见，黑格尔的现实之合理性就是在社会中展示其“贡献”“业绩”的创造价值活动。同时，他又指出：“现实性还有另一方面，那就是，它的本质性。”<sup>⑤</sup>因为这种“本质性”，使得现实性在扬弃自身的可能性时，会产生一种新的现实性，从而产生一种新的事物，这种新事物并不是完全的“新”事物，而是因“现实性”这个“中介”而与前面的事物保持内在的联系。由此可以推论，黑格尔的“现实”不是纯粹的外在感性存在，“现实也比存在立于更高的地位”<sup>⑥</sup>。因为现实具有合理性和本质性，那些不具有合理性或本质性的事物，不可能存在；而已经存在的那些事物则因其失去合理性，或正在失去本质性，正走向没落和灭亡，它们都“不得认作现实”。

但是，必须指出，当黑格尔主张思想就是“事物自身”“对象性的东西的本质”，思想、理念就是现实，真理就是现实、理念等观点时，这其实十分清楚地表明，他一方面典型的绝对唯心主义者，因为他将“事物自身”“对象性的东西的本质”直接地且毫无忌讳地纳入自己的思想和理念之中，达到以主观思想统领现实和事物之目的；另一方面，他也试图消除和超越纯粹主观思想的无内容的抽象与空洞，穿透纯粹主观观念和意向的限制，把思想深入到“事物自身”和“对象性的东西的本质”中去，在其中发掘真理和凸显现实。当然，黑格尔赋予“思想”以通达“事物自身”和“对象性的东西的本质”的这种穿透力显然是力不从心的，因而遭到了马克思的批判与超越。

然而，客观地说，黑格尔主张思想的真理性的现实性，这蕴含着把思想的真理性和现实性问题实质转化为思想如何展示出真理的问题，真理又如何具有现实性的问题，即真理的现实性问题。正如卡尔·洛维特所言：黑格尔“既然把意识的内容置于思想的形式从而对现实进行‘反思’对于作为哲学的哲学来说如此具有本质性”，那么“哲学与现实的一致甚至可以被看做是它的真理性的—块外在的试金石”<sup>⑦</sup>。因此，哲学将对现存事物作出何为真理的现实、何为偶然的转瞬即逝的实在等本质的区分与判断，换言之，哲学必须通过获得现实的真理才能展示真理的现实性。这表明，在黑格尔那里，真理的现实性已经超越了认识与客观存在之符合论的判断，思想的真理性的现实性也不是认识论意义上关于认识与客观对象的符合问题，而是思想如何在现实中展示和实现其真理

① [德] 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295页。

② [德] 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120页。

③ [德] 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295、296页。

④ [德] 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296页。

⑤ [德] 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304页。

⑥ [德] 黑格尔：《逻辑学》（下），杨一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年，第192页。

⑦ [德] 卡尔·洛维特：《从黑格尔到尼采》，李秋零译，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第184页。

的社会实际价值问题。于是，真理的现实性成为黑格尔有效消除“现实与思想”“彼此对立”问题。然而，真理如何具有现实性？真理与现实性如何融聚一体？这是黑格尔没有具体阐述和回答的，因为他试图武断地“赋予”思想以这种穿透力或融合力依然难逃人们对他“主观”的质疑和谴责。

针对黑格尔思想的真理与现实相分离的难题，并固执地把现实纳入他的思想（理念）之中的彻底唯心主义体系，马克思展开了有效的批判。如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明确指出，黑格尔哲学体系是德国的国家哲学和法哲学的最系统、最丰富和最终的表达，但这个体系的根本缺陷是：“置现实的人于不顾的关于现代国家的思想形象”“或者只凭虚构的方式满足整个的人”“它的思维的抽象和自大总是同它的现实的片面和低下保持同步”。于是，对德国彻底唯心主义哲学的批判，必然“只有一个解决办法：实践”<sup>①</sup>。尽管此时马克思对有原则高度的实践还没有予以唯物史观的清晰阐明，但在方法论上已经显示出了他对黑格尔哲学的超越，并开启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发掘。“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sup>②</sup>可见，历史唯物主义的发掘与建构正是从面向“现实生活”的“实践活动”开始的。

## 二、解答：马克思的真理与现实

马克思是以“实践”来解决思想的真理与现实的统一性，这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第二条中有明确的表达，他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 [gegentandliche] 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思维——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和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sup>③</sup>这是马克思真理观的一个经典表述，是他试图解决真理与现实之分离状态的一个探索路径。但是，以往大多数人都只是认为，这是马克思阐述了真理离不开实践，必须到实践中去检验，离开了实践，真理就不具有确定性和正确性了，换言之，就是在认识的领域里来理解真理和实践的关系。这固然不错，但却是被狭隘地理解和解释了。很多学者在谈及马克思以实践克服思想的真理性与现实性之分离时，重点阐述并强调了实践对思想所具有的穿透力以及与现实的融合性。笔者在此不做赘述。其实，在马克思的这句话中还蕴含着“真理”与“现实性”的关系问题，而这是尚未充分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因为马克思认为，人如何“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为什么说这种真理性是“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换言之，如果说真理是通过实践而展现其“现实性和力量”，那么真理自身是否具有“现实性和力量”？这里的重点是阐述马克思的真理与现实性问题。为此，我们分别予以论述。

首先，马克思的现实性问题。关于“现实”的概念，马克思有其特定的含义，虽然他没有给予确切的解释和说明，却是将它与“现存”“现象”等概念相比较来论述和确定的。无疑，在马克思的“现实”概念中，与黑格尔一样，也是与“现存”“感性的存在”概念相关联，即“现实”是建立在“现存”的基础之上，但又超越“现存”，这种超越性是因为在“现实”中具有“合理性”“本质性”意义，即具有“本质”的发展趋势和规定性，具有立足现在趋向未来的可能性。对此，我们且举马克思的两个论断来说明。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53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34页。

论断一：马克思在《提纲》中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sup>①</sup>。在此，“现实性”是与本质相联系，它不是从直观的、实证的意义上来说明的。马克思一再强调，这种“现实中的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sup>②</sup>。现实之人的活动（主要是生产活动）构成了社会结构和国家等各种社会关系。现实之人的“社会关系”是不能用肉眼直观或科学仪器测量来确证的，它揭示了人的历史性与社会性的存在状态。现实之人的本质规定性既来自于对所有人的普遍概括，又源自于“单个人”的现存关系，是二者的辩证统一。当然，“现实性”更侧重在本质性和必然性的抽象上，是实然性与应然性的统一。这种“现实性”虽隐含在“一切社会关系”之中，但却本质地规定着“一切社会关系”。马克思揭示出“一切社会关系”是人的“现实性”存在的根据，这就是人之存在的真理性，换言之，人的真理性存在就在于人是历史地生存于“一切社会关系”的“现实性”中，这种“现实性”本质地规定着现实之人的当下状况及其未来发展趋势。正是在这种“现实性”基础上，马克思批判费尔巴哈“没有对这种现实的本质进行批判”，因而他对人的本质的看法只能是“撇开历史的进程”，“孤立的”和“自然地联系起来的”<sup>③</sup>原子个体，是一种抽象的普遍性，换言之，费尔巴哈至多只能达到对人的现存的感性直观的表象认识，根本无法切入人的现实性。

论断二：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共产主义的论述。在该著作中，马克思明确地区分了“现实”与“现存”“现有”等一些概念。他指出：“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sup>④</sup>在这句话中，马克思将“现实”与“现存”“现有”进行区别，旨在说明：共产主义是一个消灭“现存”状况，并在“现有”的前提下产生的一个“现实”运动过程。马克思所要面对并力图消灭的“现存”状况就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社会的异化和剥削关系，“在这个阶段上产生出来的生产力和交往手段在现存关系下只能造成灾难，这种生产力已经不是生产的力量，而是破坏的力量（机器和货币）”<sup>⑤</sup>。马克思认为，这种“现存关系”已经严重阻碍社会的发展，它使得生产力的发展已经成为破坏力量，给社会带来灾难，于是，“现存关系”必然造就一个代表社会发展先进方向的无产阶级，产生共产主义革命，必须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的劳动，必然产生消灭这种“现存关系”的革命实践；于是，马克思指出：“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sup>⑥</sup>共产主义运动就是一个消灭“现存状况”和“现存世界”的革命实践过程，本质上也就是一个使“现存”趋向“现实”之发展和转变的过程，这就是共产主义的“真理”所展现出的“现实性和力量”，这个共产主义运动是一个从“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过程，也正因此，马克思把“共产主义者”称之为“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并要求他们去“胜任重建社会的工作”<sup>⑦</sup>。

同样面对着资本主义私有制这种“现存状态”和“现存世界”，费尔巴哈则变成了纯粹的理论家和唯心主义者，马克思指出：“他只是希望确立对现存的事实的正确理解，然而一个真正的共产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3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51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35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66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70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55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71页。

主义者的任务却在于推翻这种现存的东西。”<sup>①</sup>也就是说，他仅仅停留在对“现存状态”的感性直观上，试图以理论的方式去获得所谓的“正确理解”，其实质是向“现存世界”妥协与逃避。在马克思看来，费尔巴哈的哲学目的仅仅是解释世界，因此“费尔巴哈既承认现存的东西同时又不了解现存的东西”<sup>②</sup>，他看不到“现存”之中蕴含着“现实”之本质性与必然性，也看不到在“现存”向“现实”发展和转变的可能性及其革命实践的重要性，因而他更看不到作为共产主义运动之“现实”的内在真理性和实践性。

其次，关于马克思的真理问题。我们还是回到马克思《提纲》第二条来讨论。马克思把真理的特征归结为客观性，而这种客观性在德语中是与《提纲》第一条的“对象性”[gegenständliche]相等同的，这意味着马克思是把真理的客观性与人的活动的“对象性”相联系，其中深刻地蕴含着真理及其客观性与人的对象性活动有着内在的关联性，某种意义上是人的对象性活动的外化和对象化。因此，马克思的真理观首先就不纯是主观与客观相符合的真理，真理性就是客观性和对象性；而且马克思强调对“对象、现实、感性”应该“当做实践去理解”“从主体方面去理解”，这就在方法论上进一步消除了以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来理解和把握对象与现实的误区，更好地说明了马克思真理观与主体活动、价值实践的本质关联。

如何理解真理的对象性呢？由于马克思的真理观不只是符合论意义上的，那么马克思的对象性概念是否具有真理的实质和内涵？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马克思首先强调自然界的存在是人的现实性展开的前提，自然界为人类的对象性活动提供了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据此，马克思把感性活动、生产、劳动等作为早期对象性活动的表现，它们是实践的早期表达。这些是人的现实性存在的基础。马克思指出：“人有现实的、感性的对象作为自己本质的即自己生命表现的对象；或者说，人只有凭借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才能表现自己的生命。”<sup>③</sup>显然，在马克思那里，对象性的存在是现实性的基础，人的现实性就表现为对象性，人的现实性就表现为人的对象性活动上，在此说明马克思把人的现实性奠基于人的感性对象性活动、实践活动的真实基础上。因为马克思把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看作是人的本质特性，是人同动物直接区别开来的关键，而且马克思指出：“劳动的产品是固定在某个对象中的、物化的劳动，这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劳动的现实化就是劳动的对象化。”<sup>④</sup>这是对劳动本质和对象化本质的一种说明，它表明在人的劳动对象化中，即在劳动产品中，是能够体现人的真理性存在和价值性活动的。人只有在劳动对象化中，才能展现他的真实存在，只有在劳动产品上，才能确证他存在的真理及其价值。正因为人的对象性活动，马克思才认为，人是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并懂得处处都把自己的内在尺度运用于对象，“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sup>⑤</sup>以实现人对美的价值理念的追求。在此，“劳动的现实化”“劳动的对象化”和人的对象性活动，正是体现马克思从“实践”“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对象、现实、感性”的精神实质，从而真正实现对主客二分之思维方式的辩证超越。但是，在国民经济学所假定的私有财产存在的前提下，即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劳动的这种现实化表现为工人的非现实化，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sup>⑥</sup>。异化劳动，就是马克思对人的非真理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7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77页。

③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05-106页。

④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2页。

⑤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8页。

⑥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2页。

性存在的一种描述，对工人真理性活动遭受扭曲的一种批判。异化本质上就是人的本质在对象化中出了问题，即出现了非对象化和非现实化，这就是“私有财产运动”，它是“异化了的人的生命的物质的、感性的表现”<sup>①</sup>，是当时直接表现出的人的实现和现存状态。

概而言之，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是针对人的本质非对象化和非现实化的私有财产而提出的，它是对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和克服。这种扬弃与克服，意味着共产主义在根本上也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和现实化，而且是一种本该如此的真理性对象化和现实化。换言之，在人的本质的对象化和现实化的过程中，人类经历了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私有财产对人的本质对象化和现实化过程的一种异化和否定，虽然私有财产是人类发展过程中的必经阶段，它具有必然性和积极意义。为了扬弃和克服这种异化，马克思才提出共产主义运动的现实性。“共产主义是作为否定的否定的肯定，因此，它是人的解放和复原的一个现实的、对下一段历史发展来说是必然的环节。共产主义是最近将来的必然的形式和有效的原则。”<sup>②</sup>可见，共产主义运动是人的本质对象化的一个现实过程，是人的解放、人的本质复原的一个现实而必然的环节，这是共产主义真理性与现实性的一个方面。

不仅如此，共产主义真理性与现实性的另一个方面在于，它是生产与交往进一步发展的必然结果。在《手稿》中，马克思曾批判“粗陋的共产主义”把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克服降低为回到资本主义社会之前贫困的平均主义的共产主义，使人们回到为争夺生活必需品而争斗之困境中，这种“粗陋的共产主义”显然没有理解到私有财产的积极意义，因为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曾经呼唤出巨大的超过以往一切生产力之总和的生产潜能，极大地增加了社会财富，但是，建立在私有财产基础上的发达生产力在根本上是自发和无序的，其结果的分配也是极不公平的，它不能带来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然而，真正的共产主义和“所有过去的运动不同的地方在于：它推翻一切旧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基础，并且第一次自觉地把一切自发形成的前提看做是前人的创造，消除这些前提的自发性，使这些前提受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支配。因此，建立共产主义实质上具有经济的性质，这就是为这种联合创造各种物质条件，把现存的条件变成联合的条件”<sup>③</sup>。可见，共产主义运动不仅是建立在经济高度发展的基础上，而且主要还是一种个人的共同体，联合起来的个人共同支配从而消除了自发而无序的生产过程。通过消除这种自发而无序之生产，“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sup>④</sup>。这种个人全面而自由的生活状态，就是马克思所设想的，每个人随自己的兴趣干事情，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上从事批判。在此，马克思是向我们描绘出人之自由全面发展的可能性和广阔性。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表明，共产主义的真理性是建立在消灭私有制下的分工和劳动，是个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是个人所具有的自由发展之能力和可能性的展开；共产主义的现实性是建立在生产力的高度发达和交往关系普遍展开的实践基础上，是现实个人的社会解放，是现实地为个人之自由的能力和广度提供发展基础和发展趋向。共产主义运动就是在揭示社会发展的现实性中拓展自身的真理性力量。

### 三、延伸与批判：海德格尔的世界与现实

海德格尔从存在论出发，认为真理是一种存在者的敞开与无蔽，在他那里，“真理”就是存在

①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82页。

②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93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02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99页。

者“无蔽”的存在和敞开状态；对真理的思考就在于思考如何将存在者的遮蔽予以解蔽及其解蔽的过程，思考存在者如何存在于无蔽的状态中。“‘真理’乃是存在者之解蔽，通过这种解蔽，一种敞开状态才成其本质（west）。”<sup>①</sup>“本质”显然不是既定的、现成的和不变的，在海德格尔那里，“本质”是一个动词，它预示着存在的出场、现身和运作。因此，“真理的本质”意味着存在者存在于无蔽之中，如其所是地存在着、现身着、出场着、呈现着，并处于这种运作的过程中。后期海德格尔以艺术作品为例，认为艺术作品的产生不是因为它能够原原本本且惟妙惟肖地把实物临摹出来，“艺术的本质就应该是：‘存在者的真理自行设置入作品’”<sup>②</sup>。把存在者的真理“设置入”作品，就是创作者要把存在者的敞开状态和他对世界的理解“设置入”作品之中，在作品中展示一个世界。“作品存在即建立一个世界。”“作品张开了世界之敞开领域。”<sup>③</sup>世界不是在存在者之外而由存在者打量的对象，世界本身也不是存在者之外的物的简单集聚和杂乱无序的堆积。世界有其自身之内在规律。此在在世界之中存在，这就意味着此在唯有在世界中才能创作艺术作品，而在海德格尔看来，艺术作品正是此在之真理性和现实性存在的展现，换言之，如果不能从现实性和真理性去欣赏艺术作品，那就不能真正触及乃至切中艺术作品的本质；反之，如果不切中艺术作品的本质，就不能真正把握它的现实性和真理性，因此“我们的意图是找到艺术作品的直接的和全部的现实性”<sup>④</sup>。此在在世界中创作艺术作品，则艺术作品的本质就是揭示此在的世界观，即海德格尔的“世界世界化”<sup>⑤</sup>。世界是存在者相互关联的整体，是天地神人四者共居一室的无蔽之“家”，这就是海德格尔的“全部的现实性”。

在《晚期海德格尔的三天讨论班纪要》中，海德格尔从批判当今“哲学”之实证主义或科学主义趋向开启他对哲学背离现实的批判，他认为：“现今的‘哲学’满足于跟在科学后面亦步亦趋，这种哲学误解了这个时代的两重独特现实：经济发展与这种发展所需要的架构。”“马克思主义懂得这〔双重〕现实。”<sup>⑥</sup>这表明，如果哲学紧跟科学之后，它就将失去其“思想”的超越性、超前性和引领性；如果哲学跟随科学之后，它也就会放弃对时代的把握，遗忘现实，迷失未来，最终被现实遗弃。这是对哲学必须关注现实的呼吁，同时也蕴含着海德格尔对马克思主义的双重解读，即一方面赞赏和肯定马克思主义能够抓住“这个时代”之两重独特“现实”：经济发展及其所需的社会结构，这本质上就是唯物史观；另一方面，则对“马克思主义懂得这〔双重〕现实”提出质疑，对马克思唯物史观中的生产实践展开批判，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把生产设想为：社会之社会性生产——社会生产其自身——与人作为社会存在体的自身生产”，“这个时代的人把自己理解为一切现实的生产者并照之行动的人”<sup>⑦</sup>。这种将生产设想为人的存在的本质，是人类走向自我毁灭的原因，因为生产的人必将通过技术来展示进步、展示他对自然的控制。于是，海德格尔转向了对技术之“座架”的本质批判，认为这种技术的本质在把人类带入“无家可归”的生存状态时表现出对“全

① [德] 海德格尔：《论真理的本质》，孙周兴译，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上），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第225页。

② [德] 海德格尔：《艺术作品的本源》，孙周兴译，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上），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第256页。

③ [德] 海德格尔：《艺术作品的本源》，孙周兴译，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上），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第266页。

④ [德] 海德格尔：《艺术作品的本源》，孙周兴译，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上），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第240页。

⑤ [德] 海德格尔：《艺术作品的本源》，孙周兴译，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上），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第265页。

⑥ [法] F. 费迪耶等：《晚期海德格尔的三天讨论班纪要》，丁耘摘译，《哲学译丛》2001年第3期。

⑦ [法] F. 费迪耶等：《晚期海德格尔的三天讨论班纪要》，丁耘摘译，《哲学译丛》2001年第3期。

部的现实性”的彻底背离。

我们认为，海德格尔在此对马克思的误解有二：一是马克思将人理解为生产之人，这其实正是马克思强调人之现实性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如上所示，“现实中的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因而是有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人”<sup>①</sup>。物质生产、“经济发展”和生存问题是人的“感性活动”，是人之现实性的首要基础，“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sup>②</sup>。人们只有首先从事物质生产，解决生存问题，才能从事其他更多的活动并形成具有本质性的社会关系，形成真正的现实性。马克思是把人的“现实性”建立在“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上，并非海德格尔所说的单纯的“生产者并照之行动的人”。二是海德格尔在此把生产与技术的本质相关联并予以批判，这明显带有对马克思的“连带批判”，因为海德格尔对“技术的本质”的批判早在1950年的《技术的追问》中就表达了，而对马克思生产与技术的上述指责是在1969年的“讨论班”中谈及的。何况，马克思在确定了人的现实性是以生产实践为基础之余，认为技术不一定必然地将人类带向自我毁灭的深渊，而是主张技术对社会的正负价值是与构成技术社会作用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有关，在资本主义异化的社会关系下，在资本逻辑的演化趋势下，技术就会成为剥削工人阶级的手段，“这种生产力已经不是生产的力量，而是破坏的力量（机器和货币）”，从而把人类带向异化的深渊，于是马克思的目的在于对异化社会的制度批判和改造，在于人类“重建社会”。可见，海德格尔对马克思生产实践的批判显然带有“牵强附会”的误解，是对马克思现实性所具有的社会批判的一种忽视。

面对海德格尔真理的现实性思想，应该肯定，海德格尔将真理看作是存在的无蔽展现，对真理之思则是去蔽和解蔽的过程；艺术作品作为真理的现实性，则是存在者将自己对“世界”的理解“设置入”于对象以建立一个世界。这些都显示了海德格尔对真理符合论的超越，对现实世界的憧憬和现存人类“无家可归”状态的忧愁。但是，当海德格尔将“全部的现实性”描绘成天地神人四者共居一室的“世界世界化”时，正如他接受《镜报》访谈时的标题所示的：“惟一只有上帝能拯救我们”，这体现出他的“现实性”已然陷入富有神学色彩的乌托邦，表露出“宿命论”倾向。他的神学色彩和“宿命论”倾向招致众多学者的批评，如朱利安·杨（Julian Young）认为，天地神人四者共居一室的“世界世界化”“这一主题在海德格尔后期哲学中的位置却令人困惑。因为，考虑到那个‘宿命论主题’，即我们在用我们自己的努力逃离座架化时所处的无能状态……就很难理解上述讨论的价值或意义”，并认为对人类“无家可归”状态的讨论以及四者共居一室的讨论，“就是一个做白日梦的人的无谓的痴心妄想”。理查德·沃林（Richard Wolin）也指出：“海德格尔的后期哲学把我们发配到了一个‘无法更改的命运’上去，而且由此在我们和它的关系中我们是无能的”，“在海德格尔的‘宿命论’上”“达到后虚无时代”，“后期海德格尔‘让此在不再为它自己的命运负责’。”<sup>③</sup>当海德格尔把自己的真理现实性推向人类自身无能为力、人类不能把控自己的命运、人类不再为自己的命运负责等的“宿命论”时，这种真理的现实性必将走向自身的反面，失去其对人类的任何价值启发。后期海德格尔在“放弃”人类的同时，人类也会“放弃”后期的海德格尔。

与“世界世界化”相比，作为拯救人类、使人类摆脱现存异化状态之路径，马克思共产主义理论的真理无疑更富有现实性，因为一方面，共产主义是建立在人类普遍交往的基础上，是建立在人类一切优秀成果的基础上，是具有经济性质的；其真理的现实性还在于它有一个“不是抽象地蛰居于世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5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24页。

③ [美]朱利安·杨：《海德格尔 哲学 纳粹主义》，陆丁、周谦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70-271页。



界之外”的无产阶级作为其实践的承担者。与海德格尔在世界之中的“此在”相比，从事生产劳动和实践活动的无产阶级，其社会历史性的存在远比海德格尔“此在”的短暂性存在来得更有现实性，因为脱离了实践活动、脱离了由实践活动所展开的人的社会性和历史性，“此在”只能是世外桃源的一种抽象存在；另一方面，在马克思的“世界”观中，随着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和人类普遍交往的扩大，世界历史才能顺利的展开，“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替代”，“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共产主义——它的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而各个人的世界历史性的存在，也就是与世界历史直接相联系的各个人的存在”<sup>①</sup>。因此，建立在生产、交往之上的人的世界化，以及人的构造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就是马克思意义上的真理现实性过程，它将人类的真理性未来建立在自己的实践活动上，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总之，马克思真理的现实性一方面在于通过实践展现真理的对象性和客观性，在客观世界中展示其改造的现实性力量，另一方面是现实性因具有真理性而区别于现存、现状和现有。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运动是真理现实性的集中体现。马克思共产主义运动的真理现实性思想直接有力地回应了当今以法国著名学者巴迪欧为代表的欧洲“新共产主义”的种种“共产主义的假设”，这些“新共产主义”者们把共产主义仅仅当做或是一种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假设”，或是一种反抗资本主义社会的超功利性和审美性的“理念”，或是一种消除资本主义不平等社会而建构的平等政治“模型”，他们在本质上回避马克思共产主义运动所建立的消灭资本主义现存异化状态、人类一切发展成就和无产阶级彻底解放实践等的现实基础，忽视马克思共产主义运动之真理现实性所开启的人类发展新阶段。今天，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作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最新理论成果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其所展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马克思共产主义运动的部分现实，其真理性不仅在中国大地上展现出勃勃生机，而且显示出引领世界共同发展的巨大现实性，“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方案”<sup>②</sup>。

#### 参考文献：

- [1] 侯惠勤：《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与当代中国》，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
- [2] 吴晓明：《马克思的现实观与中国道路》，《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10期。
- [3] 张奎良：《马克思人的本质概念的演绎程序》，《马克思主义研究》2014年第11期。
- [4] 刘森林：《马克思现实观的四个维度》，《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5年第9期。
- [5] 王德峰：《真理的客观性与实践的感性实在性——关于马克思真理观的本体论基础的思考》，《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3期。

（编辑：刘 影）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66-167页。

<sup>②</sup>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0页。